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曾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　　目録類二金石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十二卷

國朝王澍撰澍有竹雲題跋已著録是編專考正淳化閣帖之誤初宋元祐中米芾作法帖題跋以辨別真偽然芾精於賞鑒特據其筆跡以意斷之而已雖錙銖不爽究未能確指

其所以然也大觀中黄伯思作法帖刊誤始援據史籍訂其舛迕徵實有據昭昭然白黒分矣嘉靖中上海顧從義更細勘其字畫曲折如姜夔校蘭亭之例

國朝何焯更摭姜夔絳帖平增註其上而徐葆光又雜採諸書附益之於是閣帖之得失異同漸以明備澍作是編復研究諸説衡其當否兼米黄顧三家之意而用之以史傳正訛

誤以筆跡辨依託而行款標目以及釋文之類亦一一考核仍以法帖原目分為十卷又別為古今法帖考一卷溯閣帖之縁起及諸帖之沿流而作者又自以所得著為筆法一卷並附其後淳化初刻為法書之淵藪自我

皇上以畢士安家賜本

詔詞臣重為釐正勒石考訂鑒別悉禀

睿裁析疑辨訛足以昭垂千古其餘管窺之説原

可不必更存特以諸家討論研求其心力之
勤亦未可盡没大輅之造肇自椎輪泰山之
高不辭土壤如是編者固亦不妨旁資參證
爾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原叙

淳化中內府旣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叙正諸帖著雖號工艸隸然不深書學又昧今古故祕閣法帖十卷中瑞珉雜糅論次乖謬世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卷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目疎畧甚多故諸部中或僞蹟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闊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僞而譏評未當者

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為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艸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迕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鑑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

評矣元章令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
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黃伯思序

閣帖十卷刻於淳化三年米老法帖題跋一卷作於
元祐三年由淳化三年至元祐三年中歷九十六年
無有異論自米元章創為區別又二十年黃長睿遂
有刊誤之作則刊誤之作實自米老開之而王晉玉
題刊誤後有自余發之之語按長睿官河南戶曹叅
軍時在洛中久公務餘閒與其賢士大夫從容翰墨

因得從王晉玉閲其所藏内府祕帖而米老法帖題跋真跡正在晉王家因出與祕帖參互證取商訂觸發遂有刋誤之作則米老為其前纂而發其覆者晉王也靖康之亂元章真跡散失自刋誤盛行後其次子訒始得長睿手録本刋刻附後於是米黄二公之書始完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敘

宋太宗淳化中出內府所藏古帖詔侍書王著釐定勒成十卷名曰淳化祕閣法帖真偽雜出錯亂失序識者病焉然以刻自天府臣下不敢妄有訾毀故自淳化後無一人異論者米元章始以所見創為區別黃長睿因之更據史書考其紕繆所見益精而字畫淆譌未暇是正明嘉靖中上海顧汝和本米黃未盡之指細意校勘雖其板本皴裂字畫剝食處亦必異同並載無有遺失

自米黄後閣帖釋文無有詳到如汝和者康熙間義門何太史焯更以姜白石絳帖平增註其上同年徐太史葆光又復旁披博採益增其舊年來余抱痾掩關時時臨寫偶有所見輒復條疏積令五年漸以成帙於是發意博取羣書詳悉考鏡事辭叅錯必補正之即字畫淆譌亦援前規備為詳訂於是閣帖十卷是非同異皆有據依名曰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其鄙見所不及考索所未備者闕之以俟質之觧人或得或失幸有以教我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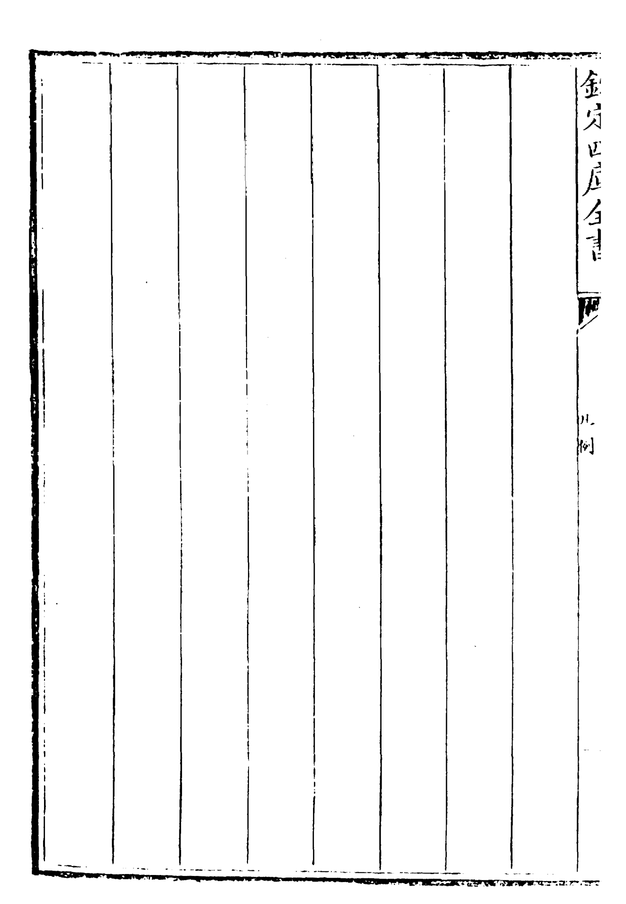
正庚戌冬十有一月朔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瑯琊王
澍書於二泉之聽松菴

考正凡例

祕閣法帖十卷不惟所收諸帖真偽不倫即其標目亦多繆誤今一仍其舊而據史書駁正之庶觀者燎然是非立辨

每家首辨標目次列真偽末乃詳校書法異同觀者但取閣帖對觀便知一出一入字字詳審

凡官爵氏族出自正史本傳者不復書所出其他書所記載則各註明簡首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一

監察御史王澍撰

歷代帝王書

此卷既皆歷代帝王書則第三卷齊獻王攸亦王也不應列名臣内若以世序為差則陳二王不應在唐後若以陳二王為王故列居帝次則文孝王亦王也又不應在孝武前總之淳化草率荒畧處不可勝數

即此以觀亦足知其大凡矣

漢章帝書

按張懷瓘書斷云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赴俗急就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建初中杜度善此書見稱於章帝乃詔使草書上事故有章草之目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黄長睿云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但謂之草愚謂此書全是章體雖不必

盡用波磔而筆法正同不得謂之非章草也但謂此為漢章帝書則不可耳

梁武帝得右軍殘碑令殷鐵石搨一千字周興嗣次為韻詔蕭子雲寫進始有千文之目安得漢章帝時遽有此書周憲王東書堂帖目為杜度書度亦漢人決非是也或云即當年蕭子雲寫進本子雲筆力駿勁並駕元常此書筆柔韻俗了之勝趣當是俗手亂集千文字偽為古體以眩俗目葢即後安軍破堤等帖

一手偽為耳當年奉詔模書為與甚鉅乃開卷第一帖便以偽書先之他復何說乎

黄山谷云疑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僕謂此書筆力凡猥殊之子雲古勁風骨不惟非章帝亦決不是子雲書若果子雲所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何必章帝始堪寶貴乎

晉武帝書

武帝諱炎文帝長子宣帝孫也大觀列宣帝後最是淳

化置宣帝前豈以晉有武帝東晉有孝武疑不能辨故姑置晉帝之首予荒率一至於此

元章謂此為孝武書披後譙王帖與此不類譙王滯俗此較清迴決知非一手書然此雖清迴亦決非真黃長睿謂為後人依仿者是也

黃長睿云帖末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荅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

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令之流俗遂以遣書爲信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皆使之别名耳

[illegible]劉次莊釋作既下[illegible]釋作須防具之施宿作具之劉作具具[illegible]劉作寒到有寒到有定非意當是實欲可可要之皆未可定總之俗子作書據臆寫仿非必盡有門法亦不足辨其是否也

西晉宣帝書

宣帝司馬懿也傳七葉至元帝始都建康何緣宣帝便

有西晉之號亦猶東坡赤壁賦第二賦可稱後赤壁第一賦不得稱前赤壁也

此帖既稱宣帝書則當云懿白而帖首云之白疑未可定故長睿以為未然按之字即古芝字篆作㞢象芝草茁出之形後為語助所占增草别之實一字耳此當是張芝之書筆法高古與一切偽作不同王侍書不能識别誤以為宣帝耳

以外太 尚書當是皆列曹尚書外顧汝和釋作外非末

四字之白即帖首之白字劉作之得顧作云得亦非

東晉元帝書

元帝宣帝曾孫述書賦稱其豪翰英異用筆可觀此安軍帖筆勢糺繞全之骨力米黄目為偽作信是中秋帖米老亦目為偽愚意此五行風韻淳澹無前帖糺繞惡習目為偽恐太過

安軍帖未扌平和扌劉次莊顧汝和俱作報為是然書法則當是想蓋筆偶失耳

中秋帖始末兩頓〻〻施宿大觀總釋作頓首頓首劉顧但作頓首當以施為正古帖凡末筆引長便作重字如此類正多慰枹顧釋作慰抱左從木恐非抱字劉作慰愁亦可疑

東晉明帝書

明帝元帝長子諱紹性至孝永昌元年元帝崩明年二月葬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此墓次安隱帖葢即其葬元帝後慰守視文武之書故墓次字越行而書法

亦絶端謹葢其孝敬之意油然筆墨之間矣隱即穩字古通用

東晉康帝書

康帝諱岳成帝弟此帖縱横雄厚有凌跨一切氣象晉帝墨壁爲之一變而年歴不永葢有天焉然居哀禮縟葢亦能激揚頹波者矣

顧釋許息醉切言也

東晉哀帝書

哀帝諱丕成帝長子四行筆力古勁絶有元帝風格

情以灼怛顧釋作灼恒怗正作怛大觀同之怛懵痛也

以怛為正顧釋誤

東晉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昱元帝少子以咸安元年十一月己酉即皇

帝位越十日戊午有詔大赦天下加賜有差此帖蓋

即此時語時桓温當國威侔人主此帖蓋即與桓温

商酌慶賜事者也明年三月癸丑亦有詔大赦然去

即位已踰年不得云慶賜故知此帖當是即位時事也

大觀帖闕祀天下舊章慰六字大慶答三字右半蝕事具〻顧釋作具具施作具一一當以施為正莫大之祀祀字右作匕柳公權玄祕塔作礼葢本此而更省耳施宿釋作祀非

東晉文孝王

帖目稱東晉文孝王顧云道子當是會稽王按晉書會

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則道子正文孝王會稽思世子名道生非道子也只稱世子並未稱王顧因不知文孝即為會稽王道子之謚故誤為兩人

文孝王道子簡文帝子孝武帝弟也君臣之等兄弟之差俱當列孝武後淳化置孝武前大誤大觀移置卷末唐高宗後最是

東晉武帝書

東晉武帝諱曜簡文帝第三子孝武也當書東晉孝武

帝但稱武帝誤

譙王譙剛王遜也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仕魏關内侯武帝受禪封譙王以武帝泰始二年薨安得至孝武時尚有書乎其偽無疑大觀移置武帝省啟帖後於世次為得然書法却是偽也

顧云劉次莊釋比得作昨得非按次莊釋文自明帝至孝武帝六帖皆以楷書不釋不審汝和所云又何據也

宋明帝書

明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晉平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桂陽王也宋史以祜為祐蓋史誤黄長睿乃謂當以祐為是豈手書反不足信耶

齊高帝書

齊高帝蕭道成也帖目當稱南齊高帝淳化但稱齊高帝者失之北齊高歡廟號高祖故知高帝之當為蕭道成也書法笨弱米目為僞信是

梁武帝書

數朝帖與前譙王破堽等帖同是一手偽作長睿以為筆勢糾繞其偽不疑是也至謂此三帝草書當是李懷琳偽作與七賢帖同恐是過論令觀懷琳臨絶交書筆力圓勁直擬右軍以此三帝帖比之譬若泰山之與蟻壞不倫甚矣

二謝處謝字有失筆摹刻誤也大觀摹正

梁高帝書　帖目下旁注小二字

梁高帝即武帝也姓蕭氏諱衍廟號高祖武皇帝帖目
既誤以祖為帝又以高帝與武帝分為二人尤不直
一笑帖目下旁注小二字豈亦自覺其非故特注明
一人分為二耶至米老以為齊高帝竟似未察帖尾
有蕭衍字者尤荒率也
徐澄齋云帖目四字宜刪當併入前條皆作梁武帝書
曹郢州曹景宗也高祖平新城拜郢州刺史
此與上數朝帖同是一手偽作筆柔韻俗米鑒良是

梁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綱武帝第三子此水淺帖與上梁高祖書如出一手其偽不疑訒筆云切不知也及具下本有意字頗釋脫去

唐太宗書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謚曰文書斷云書法受之史陵披太宗書全法右軍蘭亭而縱橫自如有凌跨一切氣象當年單騎突陣英氣髣髴可見淳化所收廿四

帖大半以高宗書亂之殊荒率

黄長睿云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叔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此以元祥為江叔正高宗書也按江叔高祖第二十子江安王元祥也以永隆元年薨則高宗此帖當即是年書但未知與何叔耳

江叔帖往絫〻當是一一顧作具非帖末大觀有二日

兩字

兩度帖或以為是文皇與第七子祐書祐封齊王以貞觀十一年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帝親征高麗在道憶祐疾故書如此按祐以十二年入朝留京師三年十五年還州十七年謀反伏誅文皇征高麗在十八年時祐誅已逾年矣則此帖決非與祐書但不能定為與何人書耳

懐讓帖觀其筆法亦當是高宗書懐讓豆盧寛子唐高

祖第六女長汝公主之夫又唐順之左編南嶽懷讓為六祖法嗣開元中與沙門道一論坐禪學佛之非開元去高宗纔三十餘年或即是人氣候似少可當是氣候劉作氣復非

藝韞多材帖黄長睿云亦高宗書唐書高祖第十九子魯王靈夔篤學善草隸通音律帖所謂藝韞多材者是也藹魯王次子范陽王也以魯王善草隸故云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也淳化以為太宗書

亦誤

藝韞多材顧云韞韞通或誤作韫毯操翰墨劉正作戲

顧云劉誤作遽非帖末大觀有十五日三字

進枇杷帖長睿亦以為高宗書然未攄實按帖中有川路既遙無勞更送之語則此書當與王蜀者高祖二十二子惟漢王元昌自魯王遷梁州都督貞觀間坐附太子承乾賜死太宗十四子愔封蜀王貞觀時以責教不悛廢為庶人惟蔣王惲以永徽三年徙梁州

都督正在高宗之初史稱其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驗然護送為有司劾奏詔貸不問則此帖正是與將王書中云川路既遥無勞更送葢其驗然護送雖貸不問而亦深以為非故微詞勸沮之耳帖尾云為善之暇想足怡神規諷之意隱然可見矣

良深至悦顧云當是慰悦一作至非起足怡神劉正作想顧云劉作相非聊疏緑字顧作綠字劉作緣非帖末大觀有廿九日三字

此上五帖惟兩度帖為太宗書餘俱高宗書此使至帖乃是太宗少時書太宗書法疎朗古澹有俯視一切氣象獨此一帖風韻遒潤與諸帖不同又於帖尾稱名當是未即位前所作

不〻信當是不知信劉作不足非今為北邊當是令為劉作令為非相去太近當是相去或作相知非寔情欣怉施作悅何吧瞻作悒皆未是類篇怉薄昭切懐也謂我懐實欣快也無〻〻當是無一一猶云不一

一耳顧作無之非

山谷云臨朝帖昨夜以下當别為一帖按太宗諸帖每帖末俱有勑字自怡而已下無之且其書法亦與昨夜痛發無異仍當以合一為正

臨朝帖者字無勞字模搨有誤

雅州造船帖按貞觀廿二年冬十一月雅眉邛三州獠反先是帝以遼東之役蜀民不預徵發百姓富庶至是將再征高麗遂使三州造船役及三獠督迫嚴急

於是三獠皆反帖云只為造船急所以如此者是也

雅州或作雍州非劉作稚州尤誤万發兵按文義當是

方刻時失上一點耳或作一力二字尤誤

八柱承天帖玩其筆法與荅進枇杷帖正相似亦當是

高宗書長睿偶未及見耳

川嶽之靈當是之靈帖失波耳顧因釋作下誤淳熙脩

內司本有波正作之字

又有八柱承天帖別本與淳化所載不同吾嘗說晉唐

名帖經好事者千臨百模不惟筆法迴殊甚至文義全別如魯公鹿脯帖北海縉雲帖之類不可勝數學者欲奉為楷則將何所適從乎類帖之不及古碑正以此耳

氣發帖門下七品或作六劉顧俱作三品為是

門下中書省帖大觀以明日移營下合作一帖宜是長睿以為此亦高帝書無可據三里當是一二里或合作三非

引高麗使帖貞觀十九年二月帝親征高麗二十年三月還京師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此引高麗使人辭帖蓋即其時事也高麗下有使字顧釋脫去

服蜀葵帖昨日劉次莊徐澄齋俱誤作昨者帖本是昨日

唱箭帖想乆應合唱名東都帖乆宜減納乆即具字劉作名非

效庾信帖端謹圓潤大似永禪師文皇以馬上得天下

及即御極乃能厚自斂抑不作些子矜心躁氣洵可

風也

黄山谷云唐太宗廢遊甘泉帖只理會遼東一役按帝

以貞觀十八年有詔親征高麗十九年春二月發洛

陽夏五月度遼七月破高麗此帖所謂廢甘泉之遊

履焦金之弊者也末云哥哥勅當是帝與諸弟書則

末由考矣潛即潸古通用

東都帖按唐書地理志東都隋置太祖武德四年廢太

宗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髙宗顯慶二年曰東都則東都之名至髙宗始復此帖定是髙宗書淳化誤入太宗部

北方人語凡不為者皆呼為别令年别税草言令年不用税草也

東都帖與髙宗部九軋門以下六帖正同當為髙宗書無疑

唐髙宗書

高宗諱治太宗第九子書法柔韋之勁氣其溺愛衽席

流毒宗祏即此可見

太子僻洛城帖與遣弘往東都帖同太子者孝敬皇帝

弘也弘為武后所生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仁孝謙

謹上甚愛之故數遣往東都遂生氣也僻洛城帖雖

不言弘而决知是弘者忠母王皇后被廢忠雖立為

皇太子未幾亦廢弘母武氏方立為后故視弘尤愛

惜之東都洛陽宫也武氏忌蕭王之死不居京師顯

慶二年帝以洛陽宮為東都以處之此遣太子往東都從武氏也欲僻洛城謂欲僻居洛陽宮即往東都遂生氣之意

錢事帖高宗乾封元年五月鑄乾封寶錢明年正月罷之帖云錢事且莫宣出蓋自行乾封錢穀帛踊貴帝心悔之故有是勅耳

陳長沙王陳叔懷書

黄長睿云據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無叔懷其弟亦無

此名觀帖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宣帝第十六子岳陽王也據此則此帖目當云陳岳陽王陳叔慎書淳化大觀俱題作長沙王陳叔懐非是

宣和書譜稱梅發一帖字娬媚而藏勁氣觀其峯勢銛利蓋已開歐陽父子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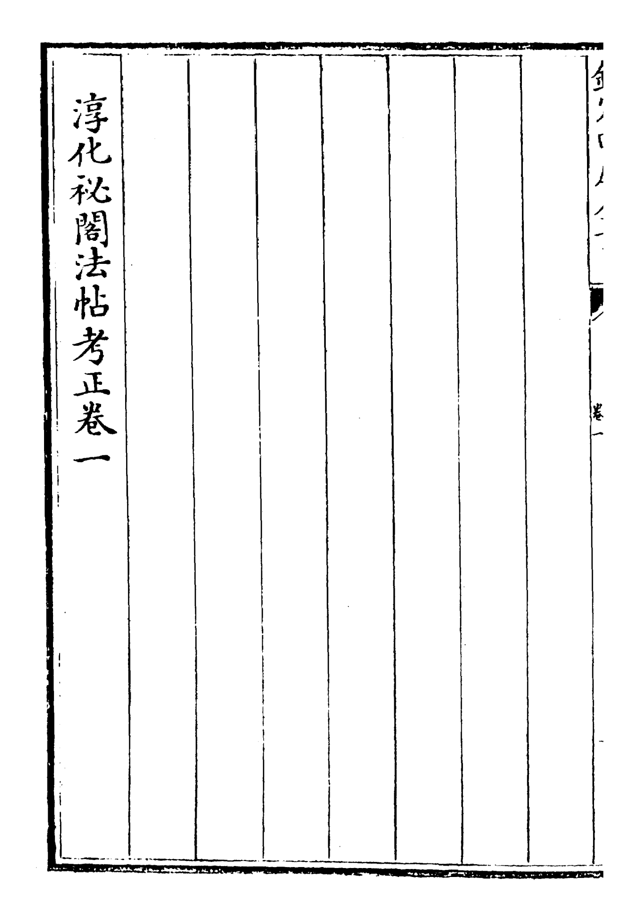
此帖多闕筆既字極下一字園字僣字皆模失意當時本跡破損故致如此劉以極下一字為是字臆說耳

陳永陽王陳伯智書

伯智陳文帝第十二子永陽王也黄長睿云陳文帝謂宣帝曰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永陽王書宜在叔懐前淳化誤録在叔懐後按文帝始興昭烈王長子宣帝始興昭烈王次子雖同兄弟而長幼既殊即位先後亦别伯智自當居先正不待證之文帝語始分先後也

宣和書譜稱伯智作字勁利行草尤工此二帖筆勢疎古具有兩晋風格自是佳跡淳化熱甚帖第三行適

當盡下便接寒嚴帖顧釋竟合為一帖末是劉次莊
徐澄齋仍分二帖得之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二

監察御史王澍撰

歷代名臣法帖

此卷為歷代名臣書張芝以有道徵不就未嘗事漢不得稱臣王敦桓温皆晉畔逆雖居宰輔不得稱名臣又其序次尤顛倒失錯衛瓘晉最初人令居郗後王敦元帝時大將軍王導成帝相桓温簡文帝相世

次先後晉史可考今皆倒置王廙導從弟以居珣珉後珣珉皆王洽子而珣居長今反珉前郗鑒元明間人當居敦後而以列諸王後顛倒不倫一至於此至其稱官爵誤者十八九又不足責矣今定其序次宜首衛瓘次張華次王敦次郗鑒次王導王廙而謝安居後餘子各從其族斯無失矣

漢張芝書

張芝字伯英後漢桓靈時人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世

稱張有道帖曰當稱後漢徵士張芝書改正入第五卷

黃長睿云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直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疑亦先賢摹仿至知汝愁以下五帖則老米所云皆張長史

書者信然矣按南齊太祖賜示王僧虔古蹟十一種中有張芝之書一帙宣和書譜載内府所藏有張芝草書冠軍帖章草消息帖二種宣和所收真偽或未可定王特進精鑒必非妄語南齊在晉後尚或有之則在當時或偶未之得或極力購取而藏者愛惜不出亦世所時有未必人間永絶故褚遂良云鍾繇張芝之跡不盈尺紙亦未嘗竟謂絶無也但此數帖狂縱不倫與獻之託桓江州助汝等帖同是一手偽書老

米目為張長史猶是過則之論長史雖顛逸然一波一拂皆有法度觀其授顔魯公十二筆意何等精嚴何等微密豈容任意揮洒此數帖筆殊浮滑韻殊惡俗乃後來極庸妄人所為遽欲污衊長史且不可況伯英乎罪過罪過

大段淳化偽書有三手第一卷千文及安軍破堨等帖為一手右軍適欲遣書等帖為一手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託桓江州助汝等帖為一手皆互有短長不

足定其勝負也

潛雾乃王侍書摸本原作潛處耳處字一行耳字自為一行後人以紙幅短妄以處字分作不可為兩行且縮短耳字不惟失本帖筆意並王侍書摸本亦盡失其真矣顧謂王著誤分非平允之論大觀模正

終年纒此援上吾病來本是一帖顧分為二非當以劉為正

此本是復淳化模誤大觀正作復琢當是理且當是且

汝還乞字甚蕭索萬不字草法俱不合律兩𤍠字劉作竟顧作意俱可疑一时當是一昨或合作所字非要之通體狂縱全乏漢時謹嚴之意即果伯英書學之亦只可沿門獨黑況決非是乎此等書最易引壞人雜毒入心如油入麵不可湔祓正當以為深戒耳長睿云帖語數往虎卯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與大令同時虎卯地在江左當是後人書二王帖詞耳數處下不能容看字故提頭前面潛處耳耳字亦正如

此後人妄以耳字縮短與縮短集散耳耳字同為失真也尒夃當是弥若顧作弥數非

自知汝殊愁至此二十二行總是一帖

令欲歸帖捴散时兰筆法當是佳並劉釋正尔顧以為劉釋闕又釋作往並恐未是憂劦當是憂勤以筆駛失一折耳

得鄱陽帖鄱陽庾冰也大令帖中時及之益可證此數帖之非伯英矣不過悏當是疲字顧作彼可疑

以上本三帖米以為五豈以終年纒此及看過還復別

為二耶按令欲歸以下二帖筆韻猶清故當較勝知

汝殊愁也要之總是偽帖

秋涼平善帖專謹古雅信是伯英米以為真而長睿云

疑亦先賢模放恐是過論

示乃秋涼平善劉作累為陳作不日顧云按書法當是

不為不逐西行當是不逐或作遂非指棄漂没指山

谷作指棄次莊作業漂山谷作湮皆非當是捐弃漂

没迗桼喪作佘非作舉作集亦可疑又美陽一作劉美陽一作到莫陽俱可疑

後漢崔子玉書

安平崔瑗字子玉後漢濟北相帖目當稱後漢濟北相崔瑗

張芝初師崔瑗杜度作章草嘗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羅趙者羅暉趙襲也按後漢史崔瑗順帝時人張芝桓靈時人則序崔當在張

前大觀正序在張前淳化誤列張後又於崔稱後漢張但稱漢豈未考崔張世次同為後漢乎至於於張稱名於崔稱字自亂其例所未聞矣

米以此帖為齊梁人書按此為第一卷章帝等帖同為一手偽書雖風韻較清面貌似異而筆勢糾繞之清剛之氣則彼此正同為偽不疑目為齊梁猶是寛論

魏鍾繇書

鍾繇字元常魏明帝太傅帖目當稱魏太傅鍾繇書

按吳志魏文帝黄初三年孫權使稱藩於魏十一月魏加權九錫羣臣議不應受權曰此時宜耳及帝欲封權子登權以幼辭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等往與權盟併索任子權又辭之魏乃命曹休等圍南郡索任子都尉浩周勸權遣權許之而又辭之及帝久留浩權與浩書又欲為登求婚並以孫長緒與俱帝信之而權終不遣表所謂權之委質實懷不自信之心者也權以外患内難未弭卑辭上書

求自改厲帝報書悃款信誓詔諸軍不得妄進表所謂報權疏曲折得宜者也時魏三公奏勸帝削權爵土移兵進討繇意以為過故云令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也繇意誠厚然其辭旨鬱而不揚繁而無緒豈流傳歲久遺文錯亂與然文帝卒未嘗移兵削爵以從三公之請則或因繇之一言而止者與宣示表長睿云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

所寶並入棺中真跡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玩賀捷表唐人模本真跡一正一偏真有意外巧妙此表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然比之賀捷則故有間矣豈爾時矜心作意亦未免有摸擬之跡邪應據長睿鑒與得長風帖同還之右軍

顧云逯韻會音代及也鍾繇力命表有復嘗逯及語孫作人姓音録於文義不可通横所盻睨盻當作眄省上兩筆耳作盻作盼似未是

再世荣名當是策名黟江帖正作荣智永千文荣功茂

實歐陽詢皇甫誕碑荣名蕃服中俱作荣淳化作荣

盖微誤黟江帖作荣石尤誤

曲折得宜宜下有重字大觀無之文若蔔或也皀當是

完字

李日華云淳化祖帖宣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諸帖

少見婁余在楊次也刺史處見一卷亦有戎輅表

昨疏還示帖何屺瞻云英字大觀蝕末筆孫仲牆言靖

康之變帖石淪沒於金開禧以後榷塲中來者則剷去庚元規之名以避廢主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是也令鍾元常帖中亦剷去英字末筆得非避亮子光瑛諱與

君能審已帖本作君顧作若誤

長睿云白騎帖乃王大令所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並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當仍以還之大令

颿頓帖大觀合上為一帖文義斷續無從辨其是否仍

舊貫

雪寒帖不復〻作具非當是不復一一

長睿云得長風書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

誤置鍾部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

梁人書非也按長睿鑒信不磨松穆松也王氏子弟

右軍帖屢及之郗右軍妻家也此云郗還未卜當是

重熙假節鎮下邳後語然則此帖之為右軍無疑矣

謝書已𠂊𠂊當是具右軍月半哀忤帖具是正如此作乙作欲皆未是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吳志趙達傳注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不言所歷何官張懷瓘書斷宣和書譜皆云官至侍中此云青州刺史不知何據帖目當書吳侍中皇象書

長睿云皇象文武帖葢寫後漢東觀校書郎中髙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吕尚

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師景帝諱昭文帝諱也五將三門下尚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云云二十六句帖俱失之篆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篆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

即戎乏身史作即戎忘身帖正忘字末筆乃以心字作波法耳或作是作從豈未覩後漢書邪

米云禎閣表與章帝一手偽帖長睿云皇象章草一表蓋唐人偽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鷂雀賦正同皆非真跡至若孫皓上晉武帝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

禎閣宮嵩當是容溥山谷作空蕩非凡百乘穢當是乖穢山谷作朽穢亦非巾宜或作中宜或作閒宜存疑為可特蒙哀佇恐當作待偶失一筆耳作傷作侍亦可疑安哉感字摸搨小失忘抱氣當是忘軀命右軍

桓公至洛帖賊重命命字亦如此寫顧作欲非常觀當是縈觀山谷誤作裏觀智方豈私當是營私索靖月儀章營字亦如此寫顧作當私非何屺瞻云大段此帖文多斷闕或因蛀損模搨時但存其所有字故多不可讀耳

晉丞相張華書

張華字茂先由壯武郡公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後遇害削奪太安二年復之則華雖宰輔非丞相也

帖目當稱晉司空張華書

絳帖平云茂先終於司空非丞相唐世已無書跡此帖偽作麗惡多俗筆與李懷琳所作七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下垂也何屺瞻云似齊梁人書

疾[illegible]施作欲顧作已甚皆可疑比[illegible][illegible]顧作將念亦可疑張華[illegible]施作呈為是或作頓首

晉丞相桓温書

桓温字元子以簡文帝時晉丞相孝武帝寧康元年卒

王導字茂宏以成帝咸康四年晉丞相五年卒王敦字處重以元帝建武元年拜大將軍永昌元年自為丞相又偽讓不受明年大寧三年卒則三公俱當稱東晉溫與導俱稱丞相王敦則但當稱大將軍其序當先王敦次王導次桓溫淳化皆倒置失次

一節劉顧俱作逐節餘亦慰勞大觀作餘所淳化模誤帖李靑劉作諸相具答固非顧作諸都督亦未是存疑為可無所决决當作護以度劉作治度顧作酒席

俱可疑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帖不當是示一作不非辛酸之至當是至山谷作言或作意皆非吾書當是吾守下多一折顧作甚於文義可通筆法不合考異云當作慮非也忘山谷作蹔忌非劉顧作蹔忘為是斂中山谷作殿中較是劉作縠於草法亦不合大觀竟摹作寇尤非已天明往顧作亦存疑

改朔帖㳅字𢇁字日字𡕒字俱模失大觀改正涵𤓰日

何如𤓰一作惡當是蒸字而省其草耳自一作日皆

非滿不即懸闊ふ〻當是不一一劉顧等皆作具非

𠀤〻當是道白施釋是劉顧無白字蓋失之

改朔五行字較細當别是一帖上帖適行盡耳劉合上

作一帖誤

晉丞相王敦書

侍心悲中失一筆𠀤〻當是邑邑或分作令邑或合作

意皆非凸如常當是正如常劉顧作自恐未是怯之

劉作快快顧作憒憒憒憒心亂也較是

晉中書令王洽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歷官吳郡内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辭不受升平二年三十六歲卒於官則洽但當稱領軍不應稱中書令

歐陽詢言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章草俱絶按右軍領軍之前能今草者不

可勝數何得謂二王始作今草張懷瓘言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為得之矣

右軍言弟書遂不減吾觀此四帖草法淵渾行更道古風力直逼右軍衹以歷年不永遂名劣右軍耳僕謂領軍格韻故當在大令上

辱告帖章問承字模有失筆還白當是還白劉作日非不孝帖按晉書蕖六子長子悅先蕖卒次子恬不著所

卒之年然考導以成帝咸康五年卒洽以穆帝升平二年卒後導之卒十九年洽年三十六則導卒時洽才一十七歲悅又先導則當悅卒時不過十數歲未必遽能作此書此帖所云慈兄一旦皆棄必是恬也筆道韻古幾與世將兩表相頡頏右軍畏之固其宜矣

黄長睿云緖劉作紛按書法可疑施作豫其釋注云劉無言以館閣法書刻於私家有此帖乃側注豫字恐

是後人署名淳化大觀模以入行鉤勒復差遂不可辨劉氏本豫字甚明也

兄子帖兄子號毀不可忍視當亦是恬卒時語考晉書悦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則當是琨也

帖本作奈何奈何大觀肅府同之顧但作奈何誤

感塞帖承字猶字皆模誤大觀改正

晉司徒王珉書

王珉字季琰洽次子善行書代獻之兼中書令二人齊

名故世目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年二十有八卒追贈太常帖目當稱東晉太常卿王珉此云司徒當緣珉兄珣贈司徒故誤稱耳

小令法護之弟名岀法護右故世有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之語僧彌珉小子也令觀其書如瓊枝玉樹風絶塵外軋軋欲逼大令大令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盖易之亦畏之也

王珣洽長子珉洽次子則珉序當後珣淳化誤大觀改

正為是

此年帖垂竟竟字大觀避宋諱闕末筆然懷兼劉顧釋作悲懷文義是也然筆法當是恐

十八日帖以二書當是比二書劉作以非字至末劉顧俱作暫為是然筆法當是服以可不亦當是比也不

ゝゝ帖明作一一劉顧作具誤

何如帖前半一十六字與後半下何如一十九字筆法不同當别是一帖而失其前半淳化不詳文義筆法

合為一帖可怪也

得書亟之當是慰之慰與至草法相近筆駛偶圓轉耳

劉顗作至非吾〻劉顗作吾亦非當是吾邑

令欲出帖此月亟盡山谷作亟盡月小盡也劉顗作急

遣帖後遣報作盡則知此之為盡也卿當作卿可二

字合併如一古帖中多有此寫法遲明山谷作則非

劉顗作明為是吾下大觀多一早字臨出一作滄出

或作限出俱未是劉作臨出得之王家畢三字小當

是旁注模以入行耳家一作敬非滁郴當是豫檄山谷作豫報謂有傷筆非古敦當是敬報書垂竟筆駛故失折與上孫字忽多作折同皆緣筆駛不能停綴故劉顧俱作相報非

晉司徒王珣書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洽長子歷官衛將軍都督水陸軍事加散騎常侍安帝隆安四年年五十二卒贈車騎將軍開府桓元輔政改贈司徒此稱司徒是

即何如淳化大觀皆無日字劉顴俱作即日何如伏弊

劉作能顴作服一作秋存疑為得不了當是不一一

劉顴俱作不具亦存疑古古當是頓首白劉作拜白

非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文肅所藏淳化祖帖王珣書

少伯遠帖諸帖有令徧考淳化諸本並無伯遠帖皆

與文肅所藏本同不審日華所稱諸帖有者又何本

也

晉侍中王廙書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右軍叔也歷官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帖目當稱晉侍中驃騎將軍王廙書

廿四日帖元章云同章帝一手偽書長睿云王世將二十四日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

示大覲作示此摸誤月當是同劉釋得之顧作因非

王僧虔集稱晉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庾為最書為右軍法羊欣能書人名亦稱郎邪王廙能傳鍾法此上元帝兩表筆跡極古太傅遺軌宛然未墜宜為右軍師法也

長睿云頓乏匆匆按顔氏家訓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妄言此忽忽之殘闕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旂蓋以趨民事故悤遽者稱勿勿僕謂顔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

字中斜益一點讀為𭛳字彌失真矣祭義云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兩表愍字左上民字各有闕筆蓋唐人鈎模時避文皇諱耳誠惶下大觀下有誠恐二字

晉史元紀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表云鄭夫人乃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愍存則鄭夫人蓋先元帝没

七月十三日帖骨法簡古正是平南書但傳模多失耳亏筆法當是寺顧作等可疑不〻當是不一一舊釋俱作不言非亿一作側一作何俱非劉作月行復半文義為得得一作獨一作緬俱可疑垂當是審施釋最是大觀合下為一帖則不審婕何如文義正合顧云當作佳按晉人凡書佳字皆作佳無作垂者垂說文職追切烏之短尾總名佳垂二字古不通用今人書佳字乃有作垂者誤也本帖上下悉佳正作佳可

知此㝵字之非佳矣云一作宣一作聞昭一作鴻一作濕俱可疑痒如復斷當是瘧如復斷或作疾亦通然人當是然人舊作愁人非宜復〻當是宜復一一舊俱作具非〻當是與不可〻當是不可言芟淳化作北及大觀作北及𡵉瞻云當作發俱可疑書不了當是書不具舊俱作不足非白皮當是自護顧作白復非陽息消字有闕筆

七月十三日以下九行玩其筆法本是一帖淳化以㛹

何如下分一帖非瘧如復斷亦應合上爲一帖劉另作一帖亦非

晉太宰高平郗鑒書

郗鑒字道徽明帝以其有器望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封南昌縣公進爵太尉年七十一薨贈太宰帖目稱太宰是特稱郘望無謂

帖末本有兩頓首顧釋失其一

晉侍中郗愔書

郗愔字方回鑒長子歴官鎮軍將軍都督浙東五郡軍事又徵拜司空固辭不受太元九年年七十二卒追贈侍中司空帖目當稱晉侍中司空郗愔書此但云侍中誤

九月七日帖以得章當是比得章下帖同食遂當是食進言疾漸佳食令進否新蹉將適殊難也或作逢未是

廿四日帖悲圭劉作達爲是或作違或作連皆非日諒

當是日涼劉顧作諒非兩行至愔報適盡遠近下别是一帖大觀分之最是劉顧合為一非兩帖皆問弟疾書當是一事而兩作書耳

遠近帖按本傳愔與姐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棲心絶粒有邁世之風此云付石首千一節石首千未詳何物當是服食之藥㐌屺瞻云當作地千古乹字劉作耳

顧云何當來當字長沙本分作少用且分兩行誤甚

悉如常當是一一劉作今悉如常亦通顩作親親非

敬豫丞相導次子即邱子恬也道祖未詳

米芾寳章待訪録云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

桓温陸雲謝安謝万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字有篆

籒體氣象奇古墨色如漆内郗愔一帖即閣本法帖

所録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模此卷

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棄

晉中書郎郗超書

郗超字景興小字嘉賓愔長子先愔卒歷官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則帖目當稱晉司徒左長史郗超書此云中書郎誤

此帖米芾書史以為李懷琳偽作

晉書穆紀永和七年正月辛丑鮮畢段龕以青州來降帝以為鎮北將軍封齊公帖所云段龕歸順者也右軍及次子凝之皆嘗為江州刺史右軍為郗氏婿超

為右軍内姪正同時此稱江州而不名或當是右軍也以為宗正不可考

晉尚書令衛瓘書

衛瓘字伯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告老遜位進太保後朝廷既誅害瓘者乃追瓘伐蜀功封蘭陵郡公則帖目當稱晉蘭陵郡公衛瓘書此書晉尚書令誤

按瓘初仕魏歷鎮東將軍封菑陽侯晉武帝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則瓘為晉最初人序當在張華

上淳化置郗超後殊不倫

長睿云頓字下當有首字古人作字畧希即可當字孔琳之帖尾頓首亦如此義之帖往往有之

懷劉作夜懷未是顧作想懷為得始尔以還劉作復還顧作得還於文義皆合按其書法則當是得也旦亟當是且至作旦望非汲節度當是須節度作領節度非日白當是自白作得白亦非末當有兩死罪顧粹止一尤非屺瞻謂此帖多脱字按此帖比晉人他

書可謂文從字順脱字亦少屺瞻説恐未當

晉黄門郎衛恒書

衛恒字巨山瓘之子歷官黄門郎與父瓘俱為楚王瑋所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帖目當稱晉長水校尉衛恒書

瓘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此一十七字骨韻專謹信得伯英之骨者也然不免專謹之過故沈冥訣

札處不及乃翁米芾書史云此李懷琳偽作

七日云耶當是云耶一作之非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

謝安字安石歷官太保贈太傅此稱太傅是然與郗鑒並稱郡望殊無謂

李日華云祖帖標目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安頓首帖每念君石字鈎模失一筆一旦气窮當是哀窮右軍二謝帖道婦等一旦哀窮亦如此寫但此於字中多一折耳作知窮非荼毒荼字多一折上奈何

作古以則筆駛不及作折耳

米云前帖真後六月帖偽書長睿云葢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者或有之陶華陽真誥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語按此帖與第一卷章帝千文此卷王平南第一帖筆法正同乃一手偽作但惡態小斂耳

吔瞻云米鑒正是而伯思反原之何也

顧汝和云此稱道民山谷謂葢事五斗米道後漢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五斗米而病隨

愈謂之五斗米道王氏世事之凝之彌篤未聞安石恐時通俗尚之按右軍與郗方回並有邁世之風方回事天師道而右軍父子亦俱事之孫恩攸會稽凝之不為備但入室請禱云已請大道鬼兵相助遂為恩所害右軍以獻之女王潤痼疾亦與書道士深以自充稱民不置與安石之稱道民亦是此理未云惶恐再拜正是依其師尊語

晉散騎常侍謝万書

謝万字萬石安弟也歷官散騎常侍帖目得之

帖稱告朗等按晉書朗字長度據之子万之猶子也謝

道韞稱謝氏彥秀者有封胡羯末胡即朗小子

各可〻當是可可大觀第二可字摹作之字誤不〻告

當是不一一告劉顧作具非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三

監察御史王澍撰

歷代名臣法帖

黄長睿云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跡間始余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彚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做書

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取古人詞語自書之耳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模也國初論次法帖時王著輩不悟其非但採名雜載真帖可勝歎哉今列次卷内一手偽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脩　劉超　司馬攸

劉穆之　劉瓌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並庾翼杜豫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瑺伯　王巘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並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

此卷真偽不分誠如元章長睿所鑒乃其紀次顛倒

失序者亦復不可勝數杜預索靖山濤陸雲皆晉未

度江前人而叅錯東晉諸人後司馬攸文帝子武帝

弟幾為太子而不知其為晉宗室謝莊始終事宋而

目為晉庾亮誤為元亮沈嘉割字為名劉瓌之孔琳

之名截其半紀瞻史與帖皆作瞻而誤以為贍王僧虔南齊人而不分南北王坦之太原王述之子而班於郎邪諸子之間王徽之羲之第五子不列羲之諸子之次至其官爵錯繆世次失序又不足言矣總之淳化一帖徒以刻自祕閣人間不易可得又魏晉以來名跡歷代皆藏內府世人罕見得此始流布人間故珍貴一時然流百代寶則其紙繆處不可一二數弇州山人以為俱不足論其筆法自非後人可及非

惟耳鑒亦尊許大過語耳

晉太尉庾元亮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未嘗名元亮帖目誤大觀稱庾亮為是元康六年薨年五十二贈太尉帖目稱太尉是

長睿云帖言奉告書箱先為媞子作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顧汝和云媞音氏又音啼弟又爾雅云媞媞安也

帖中作字凡四皆當是作字而筆法各不相同施以第三為注劉以第四為治皆誤

宋自靖康之變大觀新舊二刻皆淪北地開禧以後有自榷場中來者皆磨去亮字右邊轉筆以避金主亮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也

晉車騎將軍庾翼書

庾翼字稚恭太尉亮之弟歷官都督征討軍事加征西將軍永和元年卒年四十二贈車騎將軍帖目是劉

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歴官散騎常侍咸和元年卒

贈安北將軍

按庾巽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帖稱從事中郎則當是與侃書也考晉書明帝太寧三年陶侃都督荆湘明年當成帝咸和元年巽年二十二始辟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劉遐卒於是年正當巽為從事之初不應遽稱故吏若謂此書在從事後則劉遐卒已久又不應與遐同名又考遐傳終遐身未嘗叅軍事

則此帖不無可疑然書法精古的是真跡或由史誤

亦未可定

顧云撿抜當是檢校一作拔非

已向季春帖米云同章帝一手偽書

第二守合兩為一上下各借一筆古帖中多有之須按

文義當是頂顧作須亦通

晉太守沈嘉長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吳興太守帖

目但稱太守不稱吳興又以沈嘉為嘉長連字為名尤荒率可笑本帖但稱沈嘉不稱嘉長王侍書豈未之省邪標目當稱東晉吳興太守沈嘉書

此帖格韻滞俗同章帝一手偽書米老未曾標出盖偶失之長睿鑒是述書賦稱長茂草勢既捷而踈慕王不及獨斷自如若此三行豈能慕王獨斷者耶

ミミ當是不一一舊釋作具非

晉侍中杜預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郎累官鎮南將軍以平吳功進爵當陽縣侯卒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終其身未嘗為侍中也帖目誤當稱征南大將軍杜預書

長睿云十一月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覩故帖偽也按長睿每以詞語簡直者為非晉人語彼時吐屬古雋自與後來不同然安知必無一二簡直者出於尋常風氣之外耶

五子之歌三代以上作也而平易如此得謂五子偽乎過論失實非所尚也米鑒是

預頓首當是頓首頓首字末多一曲便是疊字凡古帖或末筆引長或字間少空皆作疊字顧汝和但作頓首失之況劉作說顧作況皆可通

親故帖米云同章帝偽帖長睿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按信者使也晉人無以為書信字右軍帖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言使者遂不取答也至

唐宋人始以為書信之信

孤女當是孤女顧釋是劉作絶汝誤也

晉王循書

徐澄齋云陶宗儀書史會要王循官至中軍將軍善行草法書要錄王愔文字志目有王循宋板作王脩按後魏弔殷比干墓碑修字作循則循修二字古益通用晉書外戚傳王修字敬仁濛長子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年二十四未拜而卒官位與陶所紀正同

則王循當即王循陶特誤以中軍司馬為中軍將軍
耳褚遂良撰右軍書目第三東方朔賛小注云書與
王循此王修事也王循無別考
米云同上偽按帖語自是晉人書法則同章帝一手偽
作
循下有一叅字劉作舊當是遮顧云褚遂良右軍書目
有阿遮帖張彥遠帖語有報敬倫遮恐是王氏子姓
按敬倫導子恬也遮未詳米臨報敬倫遮帖作敬倫

逸誤

晉劉超書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仕晉右衛將軍為任讓所害贈衛尉帖目當云東晉衛尉劉超書大觀是寶蒙述書賦注云超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職居近密遂與外人書絕故述書賦有稟天然而自强亂帝札而見拘之語長睿云今此書字勢絕與元帝不類其偽明矣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謝璠伯於史無考世稱謝璠伯善草書只此四行沈著痛快風力故自遒上也

見者當讀作現言江東精兵不可猝得惟當善養現在者耳如以來當是如比來劉作此來誤

晉黄門郎王徽之書

徽之字子猷羲之弟五子仕至黄門侍郎棄官東歸則帖目當稱黄門侍郎大觀是此但云黄門郎葢誤

寧復ㄅ了當是可言顧釋是或作可可亦通劉作可耳

誤不し當是不一一舊作不具皆誤

晉謝莊書

按宋書謝莊字希逸歷官中書令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卒贈右光祿大夫長睿云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

大誤也帖目當稱宋右光祿大夫謝莊書

一日忽忽悶當是一日忽患悶劉合一日兩字作閒或

以患作戀皆非分也當是企但或作坦非昨來已漸

勝當是昨來施以為可疑亦未是須日寒重當是頃日劉作須自非惱動按書法當是惱動言寒重居患悲動耳劉顧皆誤作增

晉侍中司馬攸書

司馬攸文帝第二子武帝同懐弟字大猷小字桃符武帝踐阼封齊王帖目當書晉齊王司馬攸書

徐澄齋云此帖當如長沙王永陽王之例附第一卷帝王書後

齊王善尺牘為世所楷書斷稱其蘭芳玉潔奇而且古

此三行楷法雖專謹然骨韻殊俗米云與章帝一手

偽帖信是末首頓首上當有脫失

晉劉瓌書

述書賦注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義城伯

帖目當云東晉御史中丞劉瓌之書帖於瓌下失之

字大誤

長睿云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

殿榜謝安石遂令壞之以八分題之令此帖非真與

王廙二十四日帖無與

元寶書述書賦稱其剛直為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令此帖筆法糺繞殊乏正骨米云同章帝偽帖不疑

壞之頓首下本帖空一字大觀肅府俱有兩點當是頓首頓首帖末壞之下大觀有頓首頓首四字

晉王坦之書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仕至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
卒贈安北將軍帖目當稱東晉安北將軍王坦之書
長睿云王著敘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
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耳非郎邪族也
非通古甚那至爾
王懐祖書述書賦稱其高利迅薄連屬欹傾文度師法
乃翁而得其高利迅薄之意瑤環瑜珥蘭茁其芽風
流照暎故當不減會稽諸子也

已與謝郎當如施作已與顧作已輿非良不可者當是良不可者或作斷不了者未是當詰公應作當詰公無疑

晉王渙之書

渙之為羲之第三子未詳其字未仕帖目但稱名最合

晉上當增東字

長睿云王氏疑操徽渙四子書皆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跡未見餘皆得家

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顔延之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峻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大令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逸少之書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大令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

稱卒之得其傳者予淵而已

未當是上下二字疾書合為一耳古帖中往往有之施合二字作叔未是

晉王操之書

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官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帖目當稱東晉侍中尚書王操之書

帖首操之等〻正是等白書既已恐未明又更加點以足之帖末操〻ゑ〻當是頓首傳摸失真耳施作等白

誤

晉王凝之書

凝之羲之次子字叔平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帖目當稱東晉左將軍會稽內史王凝之書合置渙之之上

黃山谷云余觀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僕謂此書大似獻之

此卷載羲之諸子書不特以坦之班於羲之諸子之列

誤認太原為郎邪者荒謬可笑即其敘次羲之諸子亦復失倫考晉書羲之長子玄之早卒次凝之徽之操之獻之獻之既别自為卷則序四子當首凝之次渙之次徽之次操之乃得其正耳

冷當是漸冷施作微冷誤吾字最小當是旁注摹者誤入行耳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太安末歴官使特節游擊將軍卒

贈司空安樂亭侯未嘗為征西司馬帖目當稱晉司空索靖書

徐澄齋云索靖晉最初人當列衛瓘後

載妖帖詞雖斷闕文特古雅然亦同章帝一手偽書雖氣骨稍勁而神韻甚俗銀鈎蠆尾幼安奇趣了不復存矣絫觀出師頌便知此為偽蹟無疑元章長睿皆未標出偶失之耳

妖蕯當是妖孽或作孽非字書無此字留後當是過臧

顧作過可疑莫玄當是莫告劉作莫去非玄一作念一作會皆通於旲當是於予或作争未是前有争字作旲書法正與此不同翔笑當是翔榮作集作巢皆非矣舞或作歌舞劉作起舞顧作鼓舞皆可疑玄農顧作處農於文義為近然書法當是虞姬柒當是姬棄顧釋是或作業非

長睿云七月廿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唐蒲州桑泉令豆

盧器得之疊跡猶存今所録惟一紙耳模傳失真無

復意象

信王當是信至劉作悉里非專於二字摸榻失真劉作

壽知非顧作悉知亦可疑

晉侍中劉穆之書

按宋書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仕晉至左僕射雖卒於

晉世未嘗仕宋然始終為宋謀主宋武始表贈侍中

司徒南昌縣侯及受禪又追封南康郡公則穆之始

終受宋恩遇特深當稱宋南康郡公劉穆之書大觀

標目良是

述書賦稱道和閑雅高蹤絶塵注云今見行書一紙六

行即此帖也然筆韻短弱殊與竇氏所稱不類當是

俗手依聲僞作米云同章帝僞帖不虛也

帖首當有闕文亦不當是亦知顧作所欲非指推遷當

是官推遷顧作故推遷非更字波蝕更下一字全蝕

劉作諱顧作律皆可疑

晉尚書王劭書

王劭丞相導第五子字敬倫歷官尚書僕射中領軍卒贈車騎將軍帖目當稱東晉車騎將軍王劭書淳化標目作尚書大觀標目作尚書令皆誤

米云同章帝偽帖按此帖在偽跡中頗爲肅括乃偽書之最佳者然紆繞惡習故自在

晉車騎將軍紀瞻書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官驃騎將軍常侍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開府儀同三司紀瞻書

淳化大觀標目皆誤淳化又誤以瞻為贍尤與史不

合本帖首尾俱作瞻

帖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者也按瞻歷仕清

華厚自奉養館宇崇麗有足賞玩此云貧家定非思

遠語不特詞語不古書法凡猥為足判其非真也

終携二字可疑或作永攜亦未是今道顧作盖或作送

俱未是疑當是逞所以顧作所謂為是陳與義作所

須亦可疑

晉司徒王廞書

晉書王薈傳王廞字伯輿導之孫薈之子也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帖目當稱東晉司徒左長史王廞書

米云與漢章帝一手偽帖

而割或作爪割或作分割分割近是悵涕或作悲涕或作懸涕亦可疑皆由傳模失真故闕之爲得帖尾廞

疏下大觀有八月廿八日五字

晉太守張翼書

竇蒙述書賦注張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太守帖目當稱東晉東海太守張翼書

此亦偽作翼書學羲之幾欲奪真此殊凡猥遽欲汚皺君祖不亦過乎

松陵顧作賴郎可疑闕之為得〻〻當是不一一顧作具非

晉陸雲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吳平入洛為大將軍右司馬帖目

當稱晉大將軍右司馬陸雲書

米云以上三帖同章帝偽帖

表節或作春或作喪當以春為正春字章草作表此特以左鉤引直耳及以顧作及卿按草法當是鄉字可

又按文義當是可與作之作云俱未安經旨施作髙

孫模作亭未可定人䥴之當是欽之劉顧作歎之未

是

自劉穆之至此六帖皆是偽帖

晉海陵恭侯王邃書

世說新語注王邃别傳邃字處重瑯邪人舒弟也歷仕中領軍尚書左僕射帖目當稱東晉尚書左僕射王邃書淳化稱海陵恭侯未知所據

宣和書譜云王邃作行書有羲獻法婚事一帖布置婉媚結構有法按此帖意局剛清故嚴謹之意為多要

之正自遒上

張丞當是張丞或作巫非〻知當是令知或作之非

晉中書令王恬書

王恬丞相導第二子字敬豫小字螭虎歷官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帖目當稱東晉中軍將軍王恬書

螭虎草隸書斷稱其世難與比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此兩行一十九字格韻直過右軍奚

巽之所敢擬

朩〻〻當是力不一一劉作不具顧作少令皆非

晉太守山濤書

山濤字巨源河内懐人也歷官右僕射光禄大夫侍中拜司徒太康四年年七十九薨帖目當稱晉司徒山濤書此云太守不知何據

長睿云山濤啟事與李懐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矛盾但此啟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巨源正書實泉稱其朴畧此八行筆法扭捏殊無朴畧

意與前王劭王廞同出一手僞書

質止少華文義當是質正書法作止當由模搨之誤或

僞書人不了文義信筆誤書耳

黄山谷云帖末十九字長沙帖誤置羊欣書後

晉侍中卞壼書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歷官領軍將軍給事中卒贈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侍中

驃騎將軍卞壼書

壼晉書作壼帖目誤

述書賦稱望之草書緊古而老此六行筆勢糾繞與章帝等書同米黄目為偽作信精鑒也

朝爭郎當是朝將中郎兩字連草合為一耳與前王渙之書末二字後羊欣足下二字同一筆法劉施釋闕亦通顧作比中末是諸涂當是諸誠一作城非叔愛顧作改愛可疑當由模搨之誤友筆法是友按文義

則當是發係劉作傳非何屺瞻云當是防字古防房

二字通

晉謝發書

謝發爵里無可考

米云已上三帖同章帝偽書

未礼劉作未知最合顧作欲未是帖未筆惻感三字潭

帖誤連山濤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瑯邪人太保弘少弟僧虔父也歴官太子詹事侍中卒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帖目當稱宋左光禄大夫散騎常侍王曇首書淳化曇下失首字大誤本帖明有首字

差可當是差可施作耳非詩𠕋施作清和非劉顧作請示為合不宜自當是所宜顧云當作亦誤未能令遣劉作令顧作合皆通從有劉施作俗是顧作從可疑曇名劉誤作答當是首字惟誤首為答所以標目止

作王曇也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由新安太守轉義興太守除中散大夫帖目是

敬元師資大令見重一時行書尤善故時人有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語此帖醜短力弱去大令風規正遠其偽不疑米鑒良是

得去下當脫月字

宋太常卿孔琳書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歷官祠部尚書卒贈太常

帖目是琳下失之字大誤大觀有之字

長睿云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

字偏小蓋行測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為

正按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

帖孔琳之書歎具旁增悒悒脚中四字何頼右有轉

劇近明散未覺益八字總十二字皆旁添與今刻不

同則長睿所云誤摹入行者蓋亦未見祖本耳愚謂不獨此十二字前觸感觸字雖勝勝字亦小當亦旁注誤摹入者自灼劉作自郡顧作自羣皆可疑當由模搨有誤地竆定當是地窮劉顧作最非王右軍聖教序窮亦作竆者今三字當是奈何念痛悼筆駛合為一字耳示下模糊一字艮所悤當是良所悤劉施作君非也也當是悲悒劉顧作幽悒恐未是悲悲當是歎一一劉顧作歎且施作歎歎皆非也也長睿作

恨恨顧作悒悒皆可通道之劉作迷甚最合顧云疑作亡非或作反誤孤子孔琳之啓當是孤子孔琳之奈何頓首書垂盡筆駛不可收故有失耳或以奈何作等字亦未是

按史琳之以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椽以父致仕自觧未幾司馬休之以為長史旋以父憂去官此當是其居憂時書幽咽凄斷都無倫次其孝思沈痛油然見於筆墨之間不獨妙善

草隸而已

齊侍中王僧虔書

南齊王僧虔曇首子瑯琊臨沂人歷官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卒贈司空或誤稱晉令標目但稱齊侍中亦未是當稱南齊司空王僧虔書

長睿云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啟同書聲信不虛得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三